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江左經略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相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惔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沮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憺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羆為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為鎮東將軍代闓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

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
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疆弱而輕動則亡不終
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疆弱胡之疆
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
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前削外寇一舉而拔
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
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
夫百戰百勝之疆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矢可以
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相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土利則進否則
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
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
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

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
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策
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執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
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
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
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
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
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
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
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執便習不
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
筭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都鑿疾

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鑿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而自壽陽至息又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瀆之所誠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相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頃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

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以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萑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楊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油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

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郗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翼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必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與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殺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

忘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糜孤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五千直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陟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相溫彞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相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郡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社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與古掌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

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成美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姬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悖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相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永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相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趙丹水相溫爲前

領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楊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相溫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相宣擊趙將李胤於丹水爲羸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爲左將軍都督

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 秋九月帝崩穆帝即位

以哀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

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

州刺史鎮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

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備事留于方之為建武將軍以襄陽方之卒少

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于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

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

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

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

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

條事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于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

後任司馬義陽朱熹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秋七月庚午卒 廟

異既卒朝議皆以諸夷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

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地執險阻周旋

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

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相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

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

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

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當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昱

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相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

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

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相溫嘗

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溫才曰

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任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哀經從壬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濟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羨繼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相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即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且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誕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

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殊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

敗皆沒於趙八月哀退屯廣陵陳遼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東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哀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哀已還威執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冬十一月都鄉元穆侯楮哀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哀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為氏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

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為討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累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士宜致書論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

大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動衆費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
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
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
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
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
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
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
盡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巖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
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
有攸司深思廉蔣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
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

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
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
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
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姚弋仲卒子襄帥歸晉襄單
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
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夏四月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

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
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
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
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續許洛之民五萬

餘戶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

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執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得及莫若選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閭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之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劫舉謀之未晚若不爾糜糜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斲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榮陽太守劉遜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九月姬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疆盛囚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恂代領部曲浩潛遣恂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恂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歆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恂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

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培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為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效宄之人亦王漢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翁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翁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為安等事已成 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戰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戕以為翁兒等宥有詐偽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

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啟王彬之攻姚襄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破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遣使詣建康罪狀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初浩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相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春二月乙丑相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 姚襄遣使降 二月相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荆二州刺史郭歊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勲掠秦 西鄙涼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長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勗北平王頌帥衆

五萬軍于峽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相冲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灊上。秦太子真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長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夏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攸然自得，隱居華陰，聞相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欲秦豪傑未有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

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伊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壽帥衆一萬從溫還。秦太子真等隨溫擊之，比于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以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力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秋九月，相溫還，自代秦帝，遣侍中黃門勞賜于襄陽。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冬十月，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相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夏二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古，兵

疆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山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
從相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關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
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立墟王夷甫
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石以填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
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身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掣
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
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公奉身歸命願救三軍小却當
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使前相尋在
近何煩使人襄掘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帥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
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甲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
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
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

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
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濤城己丑謁諸陵
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兗州諸軍事鎮洛陽
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萼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
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
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遂據襄陵秦天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敗
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
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與之子
也

相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

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僊使司空陽翟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 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眾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

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

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頴請急攻之以省大費

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

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

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且

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相溫以其弟黃門郎諮督沔中七

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燕人圍

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頴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

白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

接十三在十之後

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

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

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

冬十月呂護復叛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

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

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劉

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

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

月丁巳相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溫嶽

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

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十四
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繡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日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
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張繇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
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
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
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及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
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
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
習亂之鄉將填什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
深慮也百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
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材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
議遷徙耳柰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繡楚之孫也少慕高尚

靈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繡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
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
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
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
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
所營者廣經始之勤政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
事鍾虞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
王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衆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一拜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
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
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

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

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溫帥舟

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于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

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

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臯初沈充

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

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

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

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動

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

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

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諮監荊州楊

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加江州刺史相冲監江州及

荊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涇洲共

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與王璽共攻洛陽恪謂諸

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

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容

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

至峭瀾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

為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璽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
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
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相濟走保新

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荆州刺史相諮竟陵太
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詔追擊盤於雒城擒之留兵戍
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郝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
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增若之
而情暗於事機乃遣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于超為溫

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情牋曰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開地

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使溫自領徐

兗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 大司馬溫自兗

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車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

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 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虎

生寶之子也溫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

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

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方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

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

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

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

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巳温又不
 從温遣建威將軍荀文攻胡陸拔之獲燕軍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
 邵王屬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
 平太守徐翻舉部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頰於林渚暉復遣樂安
 王臧統諸軍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温屯
 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温温至枋頭暉及大傅評大
 懼謀奔和龍王垂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
 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温垂
 表司徒左史申劄黃門侍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劄鍾之子孚
 放之子也暉又遣散騎侍即崇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
 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
 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

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峭温
 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
 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
 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毛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為尚
 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中劄曰温衆彊士整東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
 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劄曰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
 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
 之同心故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
 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赴利欲望持久坐取
 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温以燕降人段
 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温賊生擒思温使故趙將李述趙魏騰又與虎賁
 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温軍奪氣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

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遂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王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千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以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北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魏荀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在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真以溫誣已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營陽。燕主暍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宜城公。統未踰淮而卒。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久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闕君門，少事其子，遷拜謙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變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積頓請為百口切計，盛

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屬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表真奉陳郡太守朱輔立子遂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

史以保壽春遣其子純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無人以瑾為揚州刺史

輔為荆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表遣大司馬溫遣督護望瑤

等無之燕兵先至瑤等與表戰於武兵破之南頓太守相石虔克南頓石虔

溫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表瑤以襄城太

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純之孫也癸丑溫敗瑤于壽春

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瑤至淮北宋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表遣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瑤為揚州刺史

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暉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

司馬溫遣淮南太守相伊南指太守相

之 兵退屯慎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瑤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

桓溫滅蜀

晉明帝大寧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灊之子

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

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司徒

王逵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

以觀矣雄不聽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讓

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痲舊痕皆膿潰

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召大將軍

建寧王壽愛遣詔輔政下邳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

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秋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玠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諡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汝山太守從兄劭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請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玠故不許遣壽將兵而壽先遣使告玠以去就利害開其去玠玠遂來特詔以玠為巴郡太守

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潛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潛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改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它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四年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

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假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眾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羽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襲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孰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驥曰獻皇帝母咎氏為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

舊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恒為尚書令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疎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閔為荊州刺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眾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竝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祿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

具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爲劉氏
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
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
處復何爲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頽謀反誅頽
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
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
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瑒以諷諫壽報曰省
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
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闕王叡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
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

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
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發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
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叡以爲是或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
踈絕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
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
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
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
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譚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

拒戰奔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
淫不恤國事多若禁中罕接公卿疎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譖竝進刑罰苛
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繇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
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安
西將軍相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
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
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
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巳出
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
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覬此似是而非胡聞我
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
憂也溫從之喬環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

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
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

三年春二月相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
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
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
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
功可立不勝則隳頽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
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甌齋三日糧以示無還
心昧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犍重溫自將步卒直指
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
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
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巳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

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
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
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
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與檄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檄送勢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
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
皆舉兵反衆各萬餘相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
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
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
師范長生之子賁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益州平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相溫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相溫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溫
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
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溫事見相
溫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相溫尚書左丞荀勗曰溫
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
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麴崧之子也溫既滅蜀
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相溫為南郡公溫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
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相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領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

西掾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
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際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
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際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
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
朝政溫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楮圻
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成楮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三年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
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昺能知人貴賤溫問昺以

權位所至昺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
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
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
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
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
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
而床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發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
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
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
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今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
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
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汝心焉如割已酉溫集百官於朝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五 二十六
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殿溫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帽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具乘輿灑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

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表真叛逆事相連染頂目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蕃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璉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啟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齋書弔之浩子洵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般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啟洵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

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消庾倩曹秀劉彊
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相訟之女也故溫特赦
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旣誅殷
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
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
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
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
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
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相溫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
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
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
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

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帝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
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
臣溫方內固杜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正衛愧歎之深言何
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
容止留心典籍疑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
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
軍王坦之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頃史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
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彘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
彘協之子也 六月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
京口城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

建康震擾內外戒嚴下曉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眇壺之子也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踈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票失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

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也不爾便當君攝旣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懷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

游擊將軍毛安之間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相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停建康

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相溫薨初相溫疾篤

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相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荆州刺史相豁征西將軍督荆楊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相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楊豫江二州諸軍事楊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相

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相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都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停建康

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相溫薨初相溫疾篤

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表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相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庾戍加右將軍荆州刺史相豁征西將軍督荆楊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相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楊豫江二州諸軍事楊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相

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懿之子也沖既代溫居任盡忠
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
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
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
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
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
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敬委任相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
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相氏以父情忠於王室
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
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惜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相溫往
還密計憤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薨於吳

符氏據長安 符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洪主職
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王曜以洪為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晃于河西克之氏王蒲

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下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

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

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桀及氏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

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

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一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雋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病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為

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而歸路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朝關出犇枋頭侍中王鑿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

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氏酋毛貴為單于輔相 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

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堅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

來告喪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
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
趙官爵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為綏集將軍成懷洽官室於枋頭
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
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為右
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
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淳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
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二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
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
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
于潼關之比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
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攻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氏酋受屯高陵

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
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
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 十
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
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
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
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
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樂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
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
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暹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覬為平原公
生為淮南公觀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
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
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
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彊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
常侍伯周儀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
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
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瑒遣使召梁州刺史
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
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
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六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
秘儀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
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瑒屯宜秋洪自以
右族輕瑒瑒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瑒
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楷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
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
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柱
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
善

十一年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羸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
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
刀槌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
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曠力舉于鈞手格猛獸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及秣馬擊刺騎射守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勣為太尉尚書令王隨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勣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勣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勣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奕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隨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司六夷首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

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

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

作即董榮為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魯為廣平王前將軍

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

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昶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

文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

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

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卓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

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

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

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

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冬十一月秦以辛牟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崇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崇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諧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元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

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變弓露刃以見朝臣錐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

鋸項剝胎者比比有之。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崇侍中疆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奴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

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疆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

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

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諧於主以為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牟為酒

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半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

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剗出其心左光祿大

夫疆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

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疆氏以愛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

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夜則廢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氏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穰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穰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王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冬十月秦主生夜食糞多且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糞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糞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審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荆州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

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燔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誘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妣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鏃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

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字
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
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
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
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趨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瀆兄弟
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瀆瀆與梁平老及特進光
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
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
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
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瀆瀆曰汝嫡嗣
且賢宜立堅曰元年長宜立堅毋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
不能它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業

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
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公雄為文相皇帝毋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
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瀆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
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
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勳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
公熙為廣平公勸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彊
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
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
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
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為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
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
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冬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濤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濤死堅與濤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歟為清河公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張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抱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

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特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相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即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三十一
衆抗舉世之虜師徒咸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聖謀革命
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
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柝大怒斬之
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相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相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
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
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柝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
陳柝三不道柝大怒以鸞為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
於內必矣柝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柝傳檄州郡廢柝以侯還第復
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
姑臧振恐駭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柝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
舍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柝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

之埋於沙陀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哀
月混軍至姑臧涼王柝收張瓘弟瑒及子高將殺之瑒聞之募市人數
百揚言張柝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
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
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柝案劔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柝素失
衆心莫肯為之鬪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
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瑒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
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
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
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
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緄亦據郡叛霸兵潰緄還瓘遣弟瑒擊緄敗
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緄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為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符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運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宥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為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

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違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亦非君之上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八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峭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瑯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下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即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以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詔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

今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瓊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瓊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瓊衆悉降瓊與弟瑒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覲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瓊輔政混乃請玄覲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瓊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覲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玄覲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覲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暕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速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覲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覲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覲祖母馬氏卒母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

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宣言暴卒謚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奏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之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

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

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默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與觀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襄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

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閔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萇後繼秋七月閔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劭曰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閔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葢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

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閔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摠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劭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克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克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克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

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與糗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
糗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
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
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龐
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
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符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暉
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
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
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識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
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暉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暉為太子

二年燕兵王垂娶段末桓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
可足渾后可足渾氏街之燕主儁素不快于垂中常侍溫皓因希旨告段
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翽為巫蠱欲以連汗垂儁收段氏及翽下大長
秋廷尉考驗段氏及翽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慙之私使人謂
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
邪若自誣以惡遂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荅益明故得免禍
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
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潛泚然流涕曰太子難

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
 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
 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惡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
 好施八也雋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瞞
 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
 此其所以為損也雋顧謂常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瞞甚不
 平雋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苑知而
 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踴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
 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
 苑收而葬之冬十二月辛酉燕主雋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
 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
 恪曰太子雖幼朕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王統雋怒曰兄弟之門

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
 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雋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戌
 太子瞞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

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訢為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
 為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
 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
 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先亡弟及古今咸
 濼侯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
 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
 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
 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

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衰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
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柅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
主囑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囑曰
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養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
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囑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
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誦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頌就內
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與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相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璠將相之
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
王五月壬辰恪疾病暉親視之間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
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

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
圖燕之計欲覘其可不可命匈奴曹叡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
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屬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辯至
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
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
無因緣假許乎白晞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
實可圖也堅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不得使有智士一
人哉曹叡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

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孺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疆秦二國常
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
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踈言之當在汝及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

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輩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
混壹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
太傅評及恪卒詔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為大司馬冲
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
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據陝城舉兵及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授秦人大懼
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
纂統當繼而成之今符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
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
冀之衆徑趨蒲陝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廩圍太傅認京師虎旅為二
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混壹之期於此乎
在夫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
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 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

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真咸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
為燕患又夫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角東之悔矣垂謂真
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符堅王
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屬與溫戰敗於黃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
溫滅不能抗溫至枋頭暉與太傅評謀奔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
嵩請救于秦許駭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荀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
德李邽斷溫糧道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奔還
吳王垂追及溫於襄邑大破之 事見前 溫伐燕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

騎侍即太原郡畧給事黃門侍郎梁瑯相繼如秦畧與王猛有舊猛接以
平生問畧東方之事畧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
頗泄其實瑯至長安秦王堅方畧於萬年欲引見瑯瑯曰秦使至燕燕之

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即辛劾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烏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相溫倡狂闖戎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疆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安使單行誠執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官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

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亦為秦尚書郎使典客館琛於亦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亦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為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

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言及樂安王滅餘無能為矣
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怨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
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
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
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
家國豈知功成之後反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曰主上
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如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
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
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
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啟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
鄲少子辭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大傅評白燕王瞞遣
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

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
之垂曰今日之討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
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
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
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
毋弟夏回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
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
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
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
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
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成生吳歸追及於閭鄉世子令擊之而退初
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

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溪楮為積弩將軍秦見慕容秦留梁琛

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薨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

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

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相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

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

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王皝皝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

上疏言符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

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

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

未然皝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

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為備秦遣

黃門郎石越將於燕太傅評示之以秦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恭及太傅

軍河間劉琨言於評曰越言使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

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恭為其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病歸是時太

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故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下怨憤

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

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

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

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狠多踰於則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入燕戶

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有戰則羸死皆由守宰賦調不平

侵漁無已行雷俱窘莫肯致命效也後晉之士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

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而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

部有蕭弄之心而戒上下因循日失其守戒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

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此神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息二方可取豈可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捷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恐其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成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初燕人許則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必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樂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軻關取鄴都金墉窮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竊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

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親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大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主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聞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疆楚

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破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樂安王臧進屯

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鄒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相胤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憂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夏六月己卯。秦王堅送王猛於

灑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叩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伏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

陽。八月。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暉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暉不悅。曰。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荀長。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

突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晃請之曰今賊衆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晃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戰以贖之猛弗聽晃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謙祖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鄧固山泉鬻糶及水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顧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推賣樵水專以殖貨為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晃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晃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

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弭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鼎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

國冲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漸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眾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韓龍城戍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韓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燕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暉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家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去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都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

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暉稱
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歛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
評薛高句麗高句麗執訊送於秦宜都王相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
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相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
朱疑擊之相棄衆單走薊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
泝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
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
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
梁瑛之使秦也以侍輦拘純為副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
主暉曰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
美且言秦將興師官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瑛言暉乃疑瑛知其情
遂收瑛遂收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瑛之除中書省瑛引見謂之

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
廢興豈一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為
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
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
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
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忠恨
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
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
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
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
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

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
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
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悉歸單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
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
君至長安專羨本朝樂君但言相温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詵曰今
二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詵曰然則明公
賞丁公而誅季市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為永昌
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
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
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叔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
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

之惡來孽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
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
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
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
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
由不得其道故也

楚辭集卷之八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九章

楚辭集卷之八

